

越 调

扒瓜园

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扒瓜园

(越 調)

安阳专区范县戏剧创作組編剧

陈 洁 董 鳴 鸞 执 笔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五年·郑州

内 容 提 要

《扒瓜园》通过一个雨后排水的故事，生动地揭示了个人利益、局部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这一重大主题，反映了农民群众社会主义思想的迅速成长。

剧中，宋老发给生产队种着四亩西瓜。紧挨着瓜地，是他家的四分自留地。暴雨过后，瓜地积水，宋老发为了救队里的瓜，就把水从自家的自留地里放出去，因而与宋大媽发生了冲突。这时，他们的女儿、妇女队长国英来到，以个人利益应服从集体利益的道理，说服了宋大媽；她还告诉爹爹，邻队有四百亩庄稼被水淹了，需要从瓜园中间挖沟排水。宋老发为了顾全大集体，团结治水，又同意了女儿的意见，和群众一道扒开了瓜园。

扒 瓜 园

(越 剧)

安阳专区范县戏剧创作组编剧

陈 洁 董 鸣 鹭 执 笔

*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行政区经五路)

河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版字第一号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豫总书号：3277

787×1092 耗 1/32 · $\frac{5}{8}$ 印张 · 12,000 字

1965年10月第1版(农村版) 196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 册

统一书号：T 10105·647

定 价：(7) 0.07 元

时 間：夏天，雨后。

地 点：某生产队的瓜园里。

人 物：宋老发——五十多岁，社員。

宋大媽——五十岁，老发之妻。

宋国英——二十五岁，老发之女，妇女队长。

〔幕启。老发拿瓢上。〕

宋老发：（唱）一夜暴雨嘩啦啦，

地里一片白花花，

瓜地堰高存了水，

雨水淹着了四亩瓜。

四亩瓜是我亲手种，

队里换驢馬指着它，

眼看西瓜要淹坏，

急慌忙放水把堰扒。

（欲扒又止）不行，不能从这儿扒！

西边是西队庄稼地，

往西放水理太差，

損人利己咱不能干，

可不能为了自己坑人家。

南边看——

（轉身向南，搖頭）不行！

一溜漫坡朝上去；

北边瞅——

（轉身向北，搖頭）

土岭拦路没办法。

（想出通往河道的自然流向）哎！对。

东边放水离河近，

排水不用把沟挖。

（欲挖，看见自留地）不行！要是从这儿挖，就要淹毁俺自留地那四分芝麻，国英她娘知道了，少不了跟我顶嘴磨牙。哎哎，不要紧，支书常说：“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，眼光要远大。”虽然毁了四分自留地，可救了队里四亩瓜。再说，俺国英是妇女队长，她一定会帮我说说她妈。

（唱）只要保住队里瓜，

顾不得自留地那点芝麻，

先斩后奏也没啥，

老夫妻怕什么顶嘴磨牙。

〔老发扒堰下。

〔大媽提飯罐上。

宋大媽：（唱）老头子給队里来种瓜，

白天黑夜不落家，

活象得了个瓜迷症，

滿脑子装的全是瓜。

忘了吃饭不忘瓜，

一天到晚摆弄瓜。

见人說不上三句話，

张口不离大西瓜。

就是夜里发囔怔，

嘴里也在念叨瓜。

心鉤兒挂到了瓜蔓上，
套驢馬難把他往家拉。
人都說親娘待兒好，
他種瓜勝過親娘抱娃娃。
總算功夫沒白下，
西瓜長的就是不差，
皮兒薄，個頭大，
人人見了人人夸。
夸他是：老來紅，老積極，
有經驗，有辦法，
生產隊里的實干家。
老婆我也覺着怪光采，
又喜他來又是疼他，
想讓他睡個安穩覺，
回家吃頓熱湯茶。
可是他不理會不搭茬，
說急了就把脾氣發，
俺吵是吵來鬧是鬧，
該體貼還得體貼他。
昨夜晚暴雨下的大，
他死不挪窩守着瓜，
眼看天到小晌午，
水米還不曾來沾牙。
提飯罐，把饅拿，
為送飯顧不得泥深路滑。

老头子！

宋老发：我在这儿哩。

宋大媽：（唱）老东西你算真出奇，
你就会蹲到瓜地里。
下罢雨吃饭不回去，
你在这儿装的什么迷？
还叫人泥里水里来送饭，
险些跌在泥沟里！

宋老发：（陪笑）嘿……英他娘，我不是在照顾瓜吗？

宋大媽：瓜瓜瓜！你还吃饭不吃饭？

宋老发：早就饿了！

宋大媽：（递饭罐）给！

宋老发：（边接边说）英她娘，你回去吧。

宋大媽：不，趁你吃饭我到咱自留地看看去。

〔老发一惊，险些将饭罐摔掉地下。〕

宋大媽：（扶饭罐，脚下一滑）你没看这路滑的跟浇油了一样，还叫俺送饭，不会回去吃一顿？

〔大媽盛饭给老发，欲下。〕

宋老发：英她娘，你到那儿去？

宋大媽：我去看看咱那芝麻。

宋老发：就那一小片自留地你又去看啥哩？

宋大媽：你别小看咱那块自留地，那可不少见东西。

（唱）咱那块自留地虽不算大，
种的可是好庄稼，
中间种的斯字棉，
一圈点的是芝麻。
肥料足，功夫大，

样样长的頂呱呱，
秋后給国英办喜事，
打发閨女指望着它，
給她做一身新棉袄，
新鋪新盖套新花；
收了芝麻能換油，
待客好把喜果炸。
虽說如今讲節約，
亲生女也不能亏待她。

宋老发：八月十五赶年集，

宋大媽：咋？

宋老发：准备得倒不晚。

宋大媽：这还准备得早啊，咱国英今年二十五了，秋后就該給她办喜事了，指望你准备呀，摸着枕头早天亮了。（轉身欲下）

宋老发：（一惊，故意糾纏）英她娘，再盛碗飯。（大媽盛飯后又欲走，老发急将未吃完的饊挟腋下）英她娘拿个饊。

宋大媽：你就不会拿啊？（說着随手拿饊給老发，欲走，又被老发拦住）

宋老发：英她娘，再来个咸鸡蛋。

宋大媽：咸鸡蛋！（指老发手中鸡蛋）这是啥？你哟！

宋老发：（有些窝嘴）嘿嘿……

〔大媽又欲走。

宋老发：（拦）英她娘……

宋大媽：啥事？啥事？啥事？

宋老发：（沒話找話）英她娘，你看看咱种这瓜。

（唱）你看咱队这四亩瓜，

人人見了人人夸。

宋大媽：（唱）张口瓜，合口瓜，

别人不夸自己夸。

宋老发：（唱）不是我自己来把自己夸，

你仔細看看咱那瓜，

汴梁西瓜品种好，

綠皮紅瓤賽糖沙。

十天半月瓜熟后，

大車装来小車拉，

供銷社里送西瓜。

工人吃了我的瓜，

爭优质夺高产意气风发；

社員吃了我的瓜，

年年丰收干劲加；

战士吃了我的瓜，

守卫边防保国家；

老伴你吃了我的瓜，

热爱集体眼不花。哈……

宋大媽：（听着听着也笑起来）看把你喜的！

宋老发：不光我喜，你不喜欢啊？你說咱种这瓜好不好？

宋大媽：好，好！

宋老发：这么好的瓜你看那边还有一大片在水里泡着哩。

宋大媽：（見瓜地积了水，心疼地）噢！这瓜园地势高，怎么也积了水？

宋老发：围堰高，下的瓢泼大雨，水流不出去。

宋大媽：哟！你不赶快扒堰放水？

宋老发：水是要放，可从那儿放呢？

宋大媽：要放水还愁没个出路？

宋老发：出路倒有，就怕有人不愿意。

宋大媽：扒堰放水救瓜，誰还能不愿意？不愿意就跟他說說理！

宋老发：（背白）怕的就是你不愿意。（对大媽）你看这水往西放咋样？

宋大媽：这个老东西，你咋想恁好个出路呀？西边是人家外队的地，放水淹人家，別說人家不愿意，連我还不愿意呢！

宋老发：中。英她娘，有觉悟！你看是往南放好，还是往北放好？

宋大媽：你老糊涂了！南北地势高能放水嗎？

宋老发：那你看往那儿放合适呢？

宋大媽：常言說：“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”东边临河不正好……（忽然想起什么，急住口）

宋老发：对！东边临河正好放水，你真不愧是妇女队长她媽！（比大拇指）站得高，看得远！（旁白）我就是等你这句话呢！（对大媽）好，就这么說定了，水往东放。

宋大媽：（十分后悔，深为自己失口而着急）不不，那可不中。东边是咱那自留地，叫水一冲不全完了？

宋老发：看看，正說你站得高呢，咋又往下溜起来了？

宋大媽：那也不能眼看着把地冲坏呀？

宋老发：那也不能眼看着把瓜泡坏呀？

宋大媽：咱那是四分棉花带芝麻呀！

宋老发：那可是四亩西瓜呀！

宋大媽：难道就沒有别的出路了？

宋老发：三面都不能放，东边再不让放，让水从天上走？

宋大媽：这……（为难）

宋老发：英她娘，别这呀那呀的了。实话说，东边的围堰我早扒开了。

宋大媽：（惊）啊！你……（下去看自留地）

宋老发：糟了。

宋大媽：（转回，生气地）你——

（唱）老头子做此事惹人生气，
不该把自留地冲的光光的。
那见过你这样的没星秤，
全不想秋后孩子有喜期。
更不该事先瞒着我，
一手遮天不商議。
你凭什么恁当家，
是誰給你这权力？

宋老发：（唱）老夫老妻好商量，
你莫生气动高腔，
自留地你我都曾把汗水淌，
毀了它我也疼的慌。
只不过——
舍不得孩子逮不住狼，
銀弹子能打来金凤凰。

我劝你莫算小賬算大賬，

宋大媽：（接唱）這件事咱們難商量！

宋老發：看看，我說你落后，見識淺，你還不承認。

宋大媽：（更生氣）你不吭聲把自留地沖了，反倒說我落后。

好，我去把口子堵上！

宋老發：（變了臉）你敢！

宋大媽：你看我敢不敢！

〔二人奪鉞，相持不下。國英上。〕

宋國英：（唱）西隊莊稼被水淹，

隊委會決定去支援。

爹！

宋老發：國英。

宋大媽：國英。

宋國英：爹，娘，您這是咋啦？

宋大媽：（拉國英）我先說！

宋老發：（拉國英）我先說！

（唱）你是咱隊的婦女隊長，

宋大媽：（唱）工作好，

宋老發：（唱）思想好，

宋老發：（合唱）工作好思想好常受表揚。

宋大媽：

宋老發：（唱）今日里給爹娘來把理講，

宋大媽：（唱）以理論事情面丟一旁。

宋老發：（唱）你也別向潘，

宋大媽：（唱）你也別向楊。

宋老發：（唱）你也別向爹，

宋大媽：（唱）你也別向娘。

宋老发：（合唱）你不会刀切豆腐两面光。

宋大媽：爹，娘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宋老发：（同白）孩子，是这么回事。（二人抓手，誤是国英手，相視）唉！

宋老发：（唱）瓜园里积水沒处滴，

宋大媽：（唱）放水冲自留地你自作主张。

宋老发：（唱）四亩瓜种的不容易，

宋大媽：（唱）种棉花点芝麻我披着星星頂月亮。

宋老发：（唱）你大处不算小处算，

宋大媽：（唱）地多地少也是粮。

宋老发：（唱）你心里沒有大集体，

宋大媽：（唱）你坑害自己也不应当。

〔老发生气地蹲在一边狠狠吸烟，大媽在一旁长出气。

宋国英：（唱）原来是个人集体把車来撞，

一家人唱出了两道腔，

爹扒堰放水为集体着想，

保西瓜丢芝麻值得表揚。

自留地是娘她亲手耕种，

眼看着被水冲能不心伤？

她一时难轉弯要耐心細讲，

心急躁反会把事情鬧僵。

（走向大媽）娘！

也怪爹他办事有些缺点，

沒跟媽細商議作了主张。

宋大媽：（认为自己占了理，得意地）老东西，你听听，咱国英說是怨誰？

宋老发：国英你……

宋国英：娘，話又說回来了，下了暴雨，瓜园里存了水，我爹牺牲自留地，救了队里的瓜，这事办得还是对的。

宋老发：这还象句話。

宋大媽：（不服）国英，这话还有反正說的？

宋老发：不管反正，理只有一条！

宋大媽：你有一条，我有十条！

（唱）我是个耙子你是杆杈，
我往里攘你却往外扒。
眼看庄稼收到囤，
叫你一水連根拔。

宋国英：（唱）国有社有家才有，

宋老发：（唱）利集体就是利自家。

宋大媽：（唱）瓜地纵然要放水，
自有队里想办法。

宋国英：（唱）娘說这话可不在理，

宋老发：（唱）这种思想就該把油擦。

宋国英：（唱）咱本是貧农一社員，

宋老发：（唱）可不能跟队里来分家！

宋大媽：（唱）誰說我跟队里来分家？
你乱扣帽子把我压！

宋老发：（唱）我看越哄你越醉，
越扶你越往下滑。

說出話你不算話，

張嘴不該掉下巴！

宋大媽：（對老發）我說啥話不算了？

宋老發：瓜園里積了水，剛才才是那個喊着：（學大媽聲）

“啲！你還不趕快扒堰放水？”

宋大媽：這話我說了，咋？

宋國英：娘關心集体的瓜地還不好嗎？

宋老發：眼看三面都不能放水，又是誰說：“東邊臨河正好扒堰放水！誰不叫扒堰放水，就跟他說說理。”

宋大媽：（自知理屈）那……

宋老發：啥？

宋大媽：這……

宋老發：（進一步激她一激）哼！我算把你看透了。

（唱）大西瓜你都看不見，

只看見鼻尖上那點小芝麻，

要是集体收不好，

我看你張嘴吃什麼？

宋大媽：（震動，找台階下）噢，叫你這一說，我成了落後分子了？

宋國英：（唱）爹不該把娘來小看，

論思想娘比咱那點差？

合作化，公社化，

娘沒把咱的後腿拉。

宋大媽：（唱）那樣事情落過後？

那一回開會不參加？

不用你來開導我，

我不是榆木死疙瘩；

宋国英：（唱）說这話，不算假，

娘的思想不算差。

你可知公社化为了啥？

宋大媽：（唱）这一点你可难不住媽。

为了过社会主义好日子，

彻底来把穷根挖。

宋老发：（唱）如今的生活怎么样？

宋大媽：（唱）你耳不聋来眼也沒花；

过銀桥又把金桥跨，

登高山咱又把天梯来爬。

宋国英：（唱）幸福的生活由那儿来？

宋老发：（唱）收入增加靠什么？

宋大媽：（唱）苗不向阳不出土，

雨不洒花花不发，

幸福依靠共产党，

依靠毛主席老人家。

收入增加靠集体，

……

宋老发：哎！

（唱）这一回算你說对啦！

宋国英：是呀，誰能說俺娘不懂道理。个人和集体，娘看得清楚着哪！

宋大媽：咱是老落后，咱不是积极分子！

宋老发：你积极我也沒有拦着你呀！你气的啥？

宋大媽：我是生气你不該瞞着我，一个人独断专行，做啥事

也不給人打个商量！

宋老发：（給对方个台阶）好，只要你同意放水，我检讨。

宋大媽：既然你爷儿俩都这么說了，那扒就扒唄！

宋老发：对！咱要站的高，看远山，不能光打小算盘。

宋国英：爹說的对。虽然自留地被水冲了，队里会补偿咱的损失；（另有所思）可是社員也要多为集体想想，不光看到生产队的小集体，还要看到更大的集体。

宋老发：这话不假！

宋国英：爹，现在兄弟队有灾，队委会研究准备支援人家，只是具体办法还没想好，我特来跟爹娘商議商議。

宋大媽：跟我商議？

宋老发：哎呀，什么“特来商議”，別踐名詞了，还怕你爹你娘思想不通？只管說吧！

宋国英：好，你看！（引老发、大媽看西队被淹的庄稼）

（唱）爹娘放眼看西洼，
四百亩地好庄稼。
南边大块紅高粱，
北边大块好棉花。
轉眼秋收万担粮，
咱怎能让它受糟踏。

宋老发：（唱）咱去年抗旱夺丰产，

宋大媽：（唱）多亏人家帮助咱，

宋老发：（唱）如今人家有困难，

宋大媽：（唱）咱咋能袖手站一边？

宋国英：（唱）不单为人家帮过咱，
咱才把人家来支援，